

山东老年大学统编教材

文章写作指要

张蕾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文章写作指要

张 蕾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济南

文章写作指要

张 蕾 著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875印张 197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22—0096—2

G·53

书号 7275·665 定价 1.57元

编写说明

山东老年大学，是我国最早专为老年人创建的学校。近四年来，聘请了本省各高等院校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讲师为学校讲课并编写了各科教材。经过教学实践现统一进行了修订，基本适合老年人保健和丰富知识的需要，并具有为老年人适应的简易性、知识性、实践性、趣味性等特点。

为满足更多老年学校和广大老年人的需要，特编写此套教材，自今年始将有：《老年卫生保健》、《实用花卉学》、《古代文学精华录》、《文艺十二讲》、《文章写作指要》、《传记、回忆录写作导引》等十余种，陆续出版发行。

山东老年大学教材编审委员会

1987年4月

前 言

山东老年大学，是我国最早专为老年人创建的学校。近年来，学校聘请本省各高等院校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讲师，先后为学员开设了卫生保健、老年心理学、园艺、文学、历史、摄影、绘画等课程。各授课老师编出的各科的教材，经过教学实践又进行了修订，基本适合老年人保健和丰富理论知识的需要，并具有为老年人所适应的简易性、知识性、实践性、趣味性等特点。

现在，全国各地纷纷创办老年人大学性质的学校，为满足更多单位的需要，特选择较成熟的六种教材，公开出版发行。

序

《文章写作指要》是适应成、老年人自学的要求而撰写的一本指导文章写作的书。

这本书根据文章写作的一般规律，结合写作中常常遇到的一些主要困难，比较集中地讲解了二十个关键性问题。

在讲述这些问题的时候，注意了以下四点：

第一，从探讨写作的实际规律出发，不从系统地讲授写作的理论知识着眼；每一个专题所讲的内容，都力求具有针对性、启发性和实践性。

第二，从认识和表现客观事物的根本能力上抓要领、求活法，而不从理论概括的一般法则上讲模式、说死法。

第三，凡涉及写作技巧与方法时，注意联系生活现象进行具体分析，以期唤起经验、引发联想，进而对文章的各种技法产生顿悟，受到启迪。

第四，在表述上尽可能做到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并努力将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溶于一体，使其具有广泛的可读性，以利于自学练习。

任何事情都是想着容易做着难。因限于水平，这本书在撰写过程中，上面的一些想法，未必能够得到很好的体现。同时，也定然还会存在着其它方面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如能得到读者和专家们的批评、指正，笔者将是十分感激的。本书在撰写中

曾参阅和吸收了别人研究的成果，未做注明，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张 蕾

一九八六年六月

目 录

序	1
一、功在文外	1
二、胸中有墨	14
三、目光如炬	28
四、意能称物	41
五、仰观俯察	53
六、敏于感受	68
七、浮想联翩	80
八、富于想象	94
九、食桑吐丝	107
十、言之有物	120
十一、以梁为主	134
十二、善于“袖手”	148
十三、文足逮意	164
十四、论如析薪	185
十五、明若烛照	201
十六、宛然一线	215
十七、如画传神	228
十八、一挥而就	243
十九、文不厌改	254
二十、历练有成	268

一、功在文外

人在社会里生活着，有一些最基本的能力，几乎是人人都不可缺少的。会写文章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认真学习和掌握的十分重要的能力之一。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写文章就是用文字形式反映客观事物，表达思想感情。有了这种能力，才能更好地学习、工作和生活；否则，就会遇上很多困难，受到极大限制。比如你搞了某项科学研究，不会写论文，怎样表述你的科研成果呢？你发现了四化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不会写新闻报导，怎样广泛宣传？你身处异地或想对异地的亲友说说近况，以释悬念，但不会写信，又将如何互致问候？这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或许有人会说：“能说就行，不一定会写。很多人不是只靠嘴巴而不用动笔，也照样可以工作和生活得很好吗？”是的，“说”诚然是一种最普遍的表达方式。平时人们之间的思想感情交流，谈心 and 讨论、研究问题等等，也多是靠“说”这种方式来进行。能说会道同样应该是人们所不可忽视的。但尽管如此，“说”的局限性却是非常明显的。最主要的是它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说”只能表现于此时此地，而不能同时表现于彼时彼地。即使现在随着电子工业的空前发展，出现了广播电视、传真电话以及录音机等先进的传播工具，可以使“说”这种表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空界限，传之于久远，但在表达、传播、记

录、存留的广泛持久、具体细致上，与文章相比还是大为逊色的。况且“说”这种方式也是有区别的。日常谈话、即席发言以及就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一种“说”。这种“说”，固然可以自由一些、随便一些，不必写成讲话稿，但属于对某些重要的或复杂的事情的“说”，不认真去做调查研究，不在事先通过周密的思考，写成有条有理的讲稿或提纲，要想说得准确、清楚、透彻，恐怕是比较困难的。而写讲稿，实际上就是写文章。所以，“说”和“写”是不能绝然分开的，只有学会了写才能真正做到会说；不然，这种“说”也只能是简单而不规范的说。

正因为从表达的效果上看，“写”比“说”更重要，所以写文章历来就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魏曹丕是在文章史上第一个高度肯定文章作用的人。他在《典论·论文》中写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在曹丕看来，文章是治理国家的伟大事业，是彪炳千古的盛大事情。人的寿命有限，荣华富贵也只能是自身的一时享受，唯独写下好文章，才能传名于后，影响久远。所以曹丕要人们“贱尺璧而重寸阴”，抓紧时间努力写作好文章。曹丕这种单纯传名的想法，未必可取，但如果不重视翰墨，不经意于篇籍，一切好作品倒确实是不能产生也不能流传的。试想人类发展到今天，假设还没有文章，屈原的《离骚》、曹雪芹的《红楼梦》何以垂之千古？世界各国的灿烂文化又何以传遍寰宇？

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做好各项工作的角度高度重视文章的作用，并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谆谆教育人们认真学习写文章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在对广大革命干部的长期培育中，特别注意指

导他们学习写作。一九三六年他在《给延安抗大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有限的。如果一切课学了许多，虽不算很多也不算很精，但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着的基础工具了。”一九四二年他在《〈文化课本〉序》中又说：“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知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全国解放以后，他对广大干部提出了更高的写作要求。他一再号召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写文章，并在文风上要达到准确、鲜明和生动。为此，就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文化和科学知识，学习逻辑知识和提高辞章修养等等。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中，我们深刻体会到，为了做好工作，必须高度重视和努力学习写作。

目前世界上一些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对写作的重视，已大大超过了我们对写作重视的程度。他们已经不是仅仅从一般交际和一般做好工作的角度来看待文章，而是把文章和科学的发展密切联系起来，把文章看成是科学的“语言”。意思是一切科学发现的总结表述，一切研究成果的被认识和接受，主要是靠文章。没有文章就等于工业没有蓝图，没有文章不管哪一种科学就都成了哑巴；不会写文章，不管什么样的科学家都很难成其为真正的科学家。所以在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写作课已成为被普遍重视的课程。在美国，不论是理工科大学还是文史哲一类的大学，“基础作文法”是一门必修课。哈佛大学特别重视学生写作学术论文。学术论文不及格不准毕业。麻省理工学院各专业都开设写作课。写作课的目的，就是训练学生把信息和观点真正用国语准确而有效地记述下来和传达出去

的能力。另外，在西欧、美国和日本，不只学校教育重视对学生的写作能力的培养，就是社会上招聘工作人员，也都非常重视对应聘者文字表达能力的考查。在美国书面表达的技巧，被看做是“工程师”业务能力的一项重要；没有较高的写作和讲话的能力，不可能报考外交官，而且在考核中，还必须通过四十五分钟的作文考试。在日本，应聘经理要作一篇类似于“怎样做才能提高本公司的技术水平”的文章，一方面审核应聘者的见解，一方面审核应聘者的文字水平。即使招聘普通工人和店员，也同样要考作文（见刘锡庆《基础写作学》）。由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在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会不会写文章已不仅是个人的学识和才能的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了能否促进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大问题。在我们国家，写作能力的提高，现在也已开始摆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重要位置，学会写文章已成了每个人，为争取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更有效地工作的迫切需要。

那末，怎样才能学会写文章、写出好文章？有人认为文章会写不会写、写好写不好，其关键在于懂得不懂得写作方法，具备不具备较高的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这样想对不对？也对，也不完全对。何以言对？写文章诚然是一种技能，是技能就必然有方法。要掌握这种技能，则必须认真学习和熟谙这种技能的各种技巧与方法，否则，将难以摸到文章写作的门径，探求文章写作的具体规范；写文章诚然是一种运用和组织语言文字的活动，所谓积字成句、积句成章嘛，在遣词造句上，如果没有象画家之于色彩、作曲家之于音符那样的自由挥洒和灵巧安排的修养和功力，自然就难以成文，更别提写出什么值得一读的好文章了。何以言不完全对？即上述两方面，固然是学习写

文章所不可缺少的功夫，但这还不能说是写文章功夫的全部，甚至可以说并非写文章的最根本的功夫。

写文章的根本功夫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即须先要知道文章是什么，文章是怎么产生的。文章是什么？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文章是怎么产生的？是经过头脑的摄制而成的。就是一定的客观事物（包括一定的社会生活现象），映入作者的头脑，经过认识的反作用，从中抽出某种本质特征，然后以此为指导，通过对原材料的选择、提炼、加工、改造，重新加以调整与组合，以造成相应的完整的观念形态，最后用贴切完美的文字形式，将这种特定而具体的观念形态表达出来。这就是文章产生的基本过程。文章既然是这样产生的，那么很明显，只是将学习写文章的注意力，集中在研究写作方法和驾驭语言文字上，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真正学会写文章，真正能够写出恰当反映客观事物的好文章，除了应该重视写作方法和语言文字之外，尤为重要是必须切实解决一个如何正确深刻认识客观事物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任凭你写作方法掌握得再多，遣词造句的本领再高，也怕难以写出有用的象样的东西。对此，毛泽东同志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章的功夫固然表现于文章之内（娴熟的写作方法和规范的语言文字），但同时也表现于文章之外（对于复杂的客观事物的深刻认识），而且这应该被看作是更重要的一种功夫。因此，学习写文章，既要认真求取文章之内的功夫，更要努力提高文章之外的功夫，要以文章之外的功夫带起文章之内的功夫，并在写作实践中力求使两种功夫达到有机的统一。这

样才能获得写文章的最根本的功夫。

认为文章之外的功夫是更重要的功夫，这种思想在文章学和文章史的发展过程中，是源远流长的。我国古今的许多文章大家，都曾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或体验，很精彩地谈论过这个问题。当然，有的是直接谈到的，观点很明确；有的是从他所阐释的写作现象中折射出来的。比如1600年前的陆机在《文赋》中，就说过这样的话：作文“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意不称物即作文构思时，思想不能完全反映客观事物。当然，那时陆机说的“物”，主要是指自然现象，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包括社会现象在内的客观事物。文不逮意即辞语贫乏，难以充分而完善地表达构思之意。陆机这两个“不”，可以说是精到地概括了写作中常常遇到的两个大困难。在表述上，陆机对这两大困难虽未明确区别其主次，但从其行文的顺序，先讲“意不称物”，后讲“文不逮意”；和他分析作文之由，是起于“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感于物，“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本于学；以及构思开始时，首先要“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力求使思想与事物交相融合的精神状态来看，陆机显然是把意与物的关系看做是作文章的第一步的，其次才是意与文的相应关系。据此，我们可以说，陆机实际上也是把认识事物的功夫，亦即文章之外的功夫，当作是撰文的更重要的功夫。

比陆机晚一些的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在他的重要著作《文心雕龙·神思》中，这样说过：“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怛辞。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在这里刘勰谈到写作，并没有忽略技巧和方法的重要，但他却不唯

技巧、唯方法。相反，他是把“寻声律而定墨”和“窥意象而运斤”的技巧、方法，跟积累丰富的知识，提高辨明事理的才智，以及深入生活的阅历，结合情感恰当使用文辞的修养结合在一起；并且是以这四个方面的条件，做为运用技巧、掌握写作方法的前提和根基的。很显然，刘勰对文章之外的功夫的认识，比陆机又前进了一大步。

宋朝的爱国诗人陆游，第一次用诗的语言，将这一思想概括起来，凝聚为一种简要明确的认识。他在指导自己的儿子学习写诗的一首题为《示子通》的诗中，联系自己诗歌创作的经历，语意肯切地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陆游早年学诗受江西诗派的影响，比较偏重于诗的技巧与辞藻。后来他参加抗金御侮的斗争，铁马秋风的戎装生涯，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净化了他的思想感情，使他一下子懂得了诗家“三昧”，写出了大量富有爱国热情的优秀诗篇。所以他的“功夫在诗外”的经验是可贵的，而且又是对自己的儿子说的，确实是发自肺腑的至理名言。

如果说古人的这些认识，虽然道出了文章与生活的关系的一定规律，但因受到历史的局限，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以先进的认识论为指导，去对文章之外的功夫，做出十分肯定的强调的话，那么到了鲁迅先生，论述就完全不同了。鲁迅对如何学习创作（自然也包括一般文章的写作），曾基于唯物论的反映论观点，发表过许多深刻的见解。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研究。鲁迅认为写东西，只要能够对客观事物做到“观察了再观察，研究了再研究，精益求精，即使是最平凡的事物，也能写出它的生命来。”自然，鲁迅并不否认学习写作理论，研究写作方法是必要的，在他的论述

中，对这些方面亦多有要言不烦的涉及。不过在鲁迅看来，文章最根本的功夫，就在于对所写内容的精深观察和研究，这不能不说是抓住了如何写作、如何写好的牛鼻子。鲁迅先生的真知灼见正表现在这里。

基于以上认识，要想真正学会写文章、写出好文章，平时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认真学习，努力实践，打下良好的基础。这四个方面是：博学多闻，积累丰富知识；研究理论，提高辨明事理的才智；深入生活，透彻理解客观事物；培养情感，强化以文章干预生活的自觉意识和浓烈兴致。下面将专文论述这些方面的问题，这里暂且按下不提。

当然，正如上面在行文中所不断提及的，强调文章之外的功夫，并非忽视甚至排斥文章之内的功夫。文章之内的功夫，具体而言，即确立主题、处理材料、谋篇布局、选技定法，以及遣辞造句等等，这是文章写作的一种直接的功夫。一篇文章在内容上是好是坏，在质量上是高是低，在文笔上是优是劣等等，固然首先和一个作者的文章之外的功夫如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是和一个作者文章之内的功夫分不开的。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两方面的功夫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纵览历代文苑，凡是有成就的作家和文章家，几乎找不到有哪一个人在这两种功夫上是单项的、跛脚的。

文章之内的功夫，积数千年文章写作实践之经验，经各国历代文章家们的总结和阐释，其理论、知识和方法是极为渊博和丰富的。这是文章学和写作学的一笔极可宝贵的财富。要探求文章写作之道，真正了解文章之内的功夫的规律和法则，不认真研读有关这方面内容的书籍是绝对不行的。不过，讲解这方面知识的书，内容既多又广、既繁又细，而且大多偏重于系

统全面地讲理论、讲知识，所以究竟应该怎么学，的确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从如何才能学会写文章的角度来说，对写作理论知识的传授，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主要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要提高写作水平，就必须系统全面地学习写作的理论知识，没有这种学习就无法学会写文章；另一种认为学习写作主要靠练习，根本用不着学习什么知识和方法，真正的好文章并不是按照写作理论的指导写出来的，照框框写文章很难成为好文章。这两种看法针锋相对，截然相反，影响所及，颇使一些初学写作者感到心意徬徨，无所适从。这两种看法究竟哪一种是对的？这很难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因为两种看法都有合理的成份，也都有各执一端、不及其余的偏颇。

第一种看法强调了理论知识的学习，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学习任何本领都应该有理论指导。所谓理论，如果它是正确的，必然是某种法则和规律的概括。而只有掌握了法则和规律，才能真正找到学习的科学途径和方法，进而学会某种本领。所以在学习问题上，通常的原则就是理论指导实践。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必定是盲目的。但是这种看法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弊端，就是在写作能力的培养中，偏重于理论的指导作用，而忽视实践的作用。写作能力不但是一种智能，而且是一种技能，而智能和技能都必须在理论的指导、知识的充实、经验的培育下，经过严格的、刻苦的、反复的历练，方能逐步获得，看不到这一点，而只是一味地强调系统全面地学习写作的理论知识，或者认为要提高写作能力，必须从系统学习写作理论知识入手，这是不符合写作训练的特点和规律的。所以鲁迅说，“不要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其分析问题的着眼点恐怕就在这里。

与第一种看法相反，第二种看法却又表现出了倒向另外一